

金色阳光的西海岸，全美第二大城市，造星工厂好莱坞，比弗利山庄，星光大道，全球第一座迪斯尼。洛杉矶有太多理由让世界为之疯狂，就像两个世纪前，西班牙远征队为寻找设立教会的地点，初次踏上这片印第安牧区村落，满含希冀地将它命名为天使之城。

而在常住纽约的德国摄影师UDO眼里，洛杉矶甚至称不上大城市。“它没什么文化氛围，人都很假，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到好莱坞做明星。你去纽约的酒吧一切正常，会玩得很开心，但你去洛杉矶参加派对，每个人都在注意有没有名人，在猜这个人是不是能帮我成名。餐馆里的服务生可能跟你讲她是演员，实际上她只是个服务生。”

相形之下，UDO毫不掩饰对纽约的喜爱。他来自德国施瓦本的小镇，在飞抵纽约的第一秒就感受到那里充沛的活力。从大学所学的建筑转向商业摄影，UDO很快得到承认，为知名杂志和国际品牌拍摄照片，短短一年，广告作品就被放置在时代广场。至今，他已在纽约工作生活超过第十五个年头，在切尔西艺术区拥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，近年来开始投身艺术摄影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UDO合作过的明星一大堆，但在最新的世界巡回个展8 SPIRITS: LOST SOULS中，他选择的模特是白灵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每以裸露造型谋杀记者菲林的惹眼女艺人。在一片非议声里，公众似乎并不关心她到底拍过什么电影，得过哪些奖，花边新闻遮挡了一切。而对UDO来说，她是个很有趣的人，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毫无阻碍地放开自己，即使被说成疯狂也不在乎。“在外人看来，有时候她的举动很滑稽，但她把很多过去的事情说给我听，那些背景能解释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在她身上你能看见冲突和对照，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启发我的灵感。”

他们选择的拍摄地点正是洛杉矶。加油站，快餐店，为了听一场演唱会穿越沙漠的豪华轿车。然而，在这个被欲望充塞的消费型社会，在这样迷人的好莱坞，用UDO的话说，“为什么还是没有让人快乐起来？”



TANGGRAM ART CENTER
失落之城洛杉矶
专访德国摄影师UDO SPREITZENBARTH
文「陆茵茵」艺术中心提供

对话 UDO

OPEN：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做一个摄影师？

UDO：我在德国学建筑，也做模特，在做模特工作期间和摄影师成了朋友。我一直很喜欢摄影，但到那时才真正决定要成为摄影师，差不多是在1993年。

OPEN：那时你已经去纽约了吗？

UDO：去纽约之后不久，半年左右吧。

OPEN：你在纽约呆了十五年，是什么那么吸引你？

UDO：我第一次去纽约就爱上了这个地方，我感到它的活力，它是真正适合生活的城市。

OPEN：纽约和法兰克福有什么不同？法兰克福也有很多艺术家。

UDO：没错，但纽约比法兰克福大得多，更让人兴奋，更国际化，也给人更多影响。

OPEN：你在纽约遇见白灵，成为朋友，然后一起合作？

UDO：对。我有个朋友在珠宝公司工作，03、04年左右，他们开了个大派对，有很多名人和大明星出席，白灵也在。我们聊得很愉快，我当时正好要为一家意大利杂志拍照，就问她有没有兴趣，她说是的，几星期之后我们就飞去洛杉矶。合作很不错，我们成了朋友，我就把要做这个展览的计划告诉她。

OPEN：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？

UDO：有很多。有一张在沙漠里，当时差不多有45度，非常热，我被太阳暴晒，水又没喝够，最后昏倒了。我哥哥赶紧往我头上洒水，不然我大概就死了。还有一些在车里拍的，那次我们被邀请参加杜兰杜兰的演唱会，你知道杜兰杜兰？八十年代的老牌乐队，不过最近又红了。他们在棕榈泉市开演唱会，我们从洛杉矶过去，开着加长版豪华车穿越沙漠。然后就突然想到要在车里拍照。

OPEN：你和很多知名杂志合作，常有机会见到明星，拍过哪些人？

UDO：我拍过莫莉·希姆斯 (Molly Sims)，翠西亚·希弗 (Tricia Helfer)，她在美国是很红的电视剧演员，萨尔玛·海耶克 (Salma Hayek)，亚瑟小子 (Usher)，玛丽·J·布里奇 (Mary J. Blige)，很多R&B歌手。

OPEN：这些都是你为杂志工作的内容，为什么拍你自己的作品时，单单选择了白灵？

UDO：因为她让我感到很有兴趣。就像那种很有魅力的好莱坞红毯上的明星，生活在一个非常肤浅的世界。但在表层之下，在演员的身份以外，其实还有更深的东西。在外人看来，有时候她的举动很滑稽，但她把很多过去的事情说给我听，那些背景能解释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在她身上你能看见冲突和对照，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启发我的灵感。

OPEN：她的性格什么样，很开放？

UDO：她很冷静，也许你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她疯疯癫癫的，但私下里她很安静，讲话也很聪明。就像你说她开放，是的，但我觉得可以说是无惧。她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展露自己的身体，不怕在拍照时一屁股坐在马路中央，即使别人说她疯狂她也完全不在乎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一点都不拘谨。

OPEN：听起来是很天然的一个。你们在公共场合拍照，有时候尺度大一些，肯定会有人指指点点，不过她不在乎。

UDO：没错，很多人介意别人的眼光，但这些对她都构不成困扰。

OPEN：你们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，你告诉她该摆什么姿势？

UDO：不是，跟她一起的工作方式很不一样。我不会告诉她要摆那样那样的姿势，我们会事先讨论，要做什么，应该是什么感觉，服装和配饰是怎样的，在哪里拍，之后就完全像是一场舞蹈。她很惊人，她可以把一种流动感带进静止的照片里，这取决于不同的模特。对像她那样的模特，我一般尽量不去打破这种流动的感觉，而是选取最好的角度来拍摄。这就像舞蹈，你要去感受你的对手，她感受我希望达到什么效果，我感受她接下来要做什么。





OPEN: 展览为什么叫 8 SPIRITS: LOST SOULS?

UDO: 8是幸运数字,对中国人来说。

OPEN: 中国人是这样,西方不是吧?

UDO: 不是,但这是和白灵一起想的。我跟她聊过很多次,刚认识的时候我没来过中国,她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,哲学、生活,让我对中国有了概念,也很想有一天到中国来。8 SPIRITS就像她的不同方面,她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。LOST SOULS代表一种迷失,在这样迷人的好莱坞,为什么还是没有让人快乐起来,不仅仅是她,还有很多人。你有没有去过洛杉矶?它跟纽约非常不一样,纽约让人想到国际化、艺术、文化,洛杉矶不是,它没什么文化氛围,人都很假,全世界的人都想到好莱坞做明星。每个人都把自己伪装成名人,满脑子明星梦,这就把人搞得很滑稽很虚伪。撒谎什么的都来,餐馆里的服务生可能跟你讲她是演员,实际上她只是个服务生。

OPEN: 都在翘首企盼一个机会。

UDO: 是的,这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很可怕,会让整个城市的气氛变得非常怪异。你去纽约的酒吧一切正常,会玩得很开心,但你去洛杉矶参加派对,每个人都在注意有没有名人,在猜这个人是不是能帮我成名,气场非常奇怪。而且洛杉矶也不像一座真正的城市,目之所及都是加油站、快餐店,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小镇的模样,不像上海或纽约这样的城市。所以结合白灵告诉我的关于中国的背景,放在那样一个文化沙漠里,就是我想表达的。

OPEN: 你觉得做一个摄影师必备的要素是什么?

UDO: 我觉得要有自己的观点。器材并不重要,大相机小相机都无所谓。昨天晚上我们在酒吧,我没带自己的相机,就用小相机给一个女孩拍了几张照片,不需要大机器,不需要照明或其它什么特殊的东西,只用小相机也可以。至于怎么判断一张照片到底是有趣还是无聊,对我来说,如果一张照片很平,没有一点张力在里面,我会觉得很无聊。或者太完美了也不好,我不喜欢完美的照片,必须要有一点缺陷,因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,完美的东西让人感觉不对。在一张照片里,不完美就造成了刚刚说的那种张力。

OPEN: 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在纽约典型的一天。

UDO: 起床,溜狗,我有两只狗,有时候和它们一起沿着哈德逊河跑。然后回来,处理很多电子邮件,我说的是不拍照的时候,但还是会有很多照片编辑方面的工作。我必须从几千张照片里选出最好的,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和拍摄本身一样重要,你必须具备正确的眼光,知道怎么把最出色的照片挑选出来,有些人欠缺选择的能力。

OPEN: 编辑和挑选也是你自己做吗?

UDO: 是的,就像你不可能把相机交给别人说拍一下这个,编辑也是一样的,必须自己做。

OPEN: 枯燥吗?

UDO: 不枯燥,我觉得很让人兴奋,但是非常累。你必须长时间集中注意力,不能错过一张,说不定它就是最好的。但一方面要完全地专注,不能出错,另一方面又要快速浏览好几千张照片,脑子里飞快旋转,所以很累人。我经常在晚上做这些,因为白天电话会响,很难集中精神。有时候我累得直接在椅子上睡着了,小睡十分钟再醒过来,非常消耗体力。

OPEN: 你本人欣赏哪位摄影师或艺术家?

UDO: 赫尔穆特·纽顿(Helmut Newton)和卡拉瓦乔(CARAVAGGIO)。

OPEN: 除了摄影之外还有什么爱好?

UDO: 我没什么时间匀给爱好,总是在拍摄、编辑、旅行,不过我发自内心的喜爱做这些事,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爱好了。我也会做运动,和朋友踢踢足球什么的。

OPEN: 接下来准备做些什么?

UDO: 明天飞回纽约,周五去佛罗里达,去迈阿密,然后再回纽约。接着去拉斯维加斯,再去弗吉尼亚,最后回纽约。

OPEN: 好满的行程。有什么其它国家或城市你想去生活和工作的吗?

UDO: 纽约之外我喜欢柏林,上海也不错,我会选柏林和上海。

OPEN: 有没有想和哪位中国明星合作?

UDO: 章子怡。☑

